

本土藝文

鍾理和一 客家原鄉人 文學

文：彭瑞金

鍾理和，1915年出生於屏東高樹大路關（今高樹鄉廣興村）客家農家，但他的父親不是普通的農民，很早就懂得把農產品加工之後，輸往國外銷售，又從國外進口貨品，在屏東街上經營布莊和杉木行。鍾理和從小就在優渥的家庭中長大。

小學畢業後，他因為身體檢查不通過，未能和同父異母的弟弟及表兄弟等一起進入中學念書，對他是一大挫折，卻使他轉往另外的人生軌道發展，立志走寫作的路。不過，那個年齡的鍾理和只是泛

文藝的愛好者，《楊文廣平蠻十八洞》、《紅樓夢》、新體小說……一概來者不拒。真正決定他的文學性格的是，他的人生遇到困境，以及面臨的抉擇。19歲那年，鍾家因為投資中國海南島的計畫失敗，到高雄縣（今升格為高雄市）的美濃尖山買下數百甲的土地經營農場，鍾理和因為到農場幫忙，而認識了同姓女工臺妹（臺妹在小說裡，被稱作平妹），進而相愛相戀。二人的結合遭到封建保守的客家社會和家庭的強力反對。鍾理和在預備當作家的準備階段，透過閱讀，

吸收了不少現代社會的新知，他的知識、學識告訴他，他和臺妹的結合，絲毫沒有近親結婚、血緣太近的優生顧慮，反對他們的，反而是由於無知、落後、不科學的封建意識，他決定反抗到底。

為了反抗封建和無知，他付出了重大的現實代價。他和家庭決裂，在沒有任何奧援的情形下，他攜同臺妹遠走中國滿洲的奉天，希望在那個新天地，追求他們的理想、自由的新人生。無奈奉天已經是黴菌擴散著罪惡的城市，不得已再遷北京。鍾理和及妻子、長子鐵民，在中國住了7年，一直活在經濟困境中。從小立志當作家的鍾理和，基於作家人道主義的良知，不肯替日本人做事賺錢，答應接濟他的表兄並不十分可靠，只靠零售石炭的收入過活，卻無畏生活的拮据，全力投入文學，他在戰爭結束前，在北京出版的《夾竹桃》，是日治時代臺灣作家罕有的作品結晶。

▼鍾理和紀念像，左側石碑節錄了鍾理和著作「原鄉人」部分內文／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



《夾竹桃》是根據中國見聞寫的小說，在這些作品裡難掩他對想像中國，特別是北京人的失望。他看到了周遭的北京人的吝嗇、自私、卑鄙、貪小便宜、好事、多嘴，動不動便爭吵。沒有神、沒有信仰，顯示他是一位絕對的人道、人性捍衛者的作家本質。1945年8月，戰爭結束，鍾理和及所有旅居北京的「白薯」一臺灣人，都不受歡迎，只好在歷經艱辛之後，於次年春天回到臺灣。不久，即應聘至屏東內埔初中擔任國文教師，卻不幸在兩個多月後在宿舍裡吐血、發現患了肺結核。

之後，離家北上治病，直到1950年10月底，始痊癒返回美濃。肺結核在那個時代算得上是無藥可治的絕症，所幸鏈黴素的發明，及時救了他。但因為新藥昂貴，療程漫長，臺妹幾乎賣光鍾家留給他們的祖產，鍾理和自己也經歷兩度生死一線間的胸腔整形手術，鑿去六根肋骨，才保得一命。經肺結核重創的鍾理和生命，從出院到1960年8月4日去世的不足十年間，綻放了鍾理和文學生命的光芒。他把自己生命所受到的煎熬和歷練化作鍾理和文學。

鍾理和生命的最後十年，先是完成了《笠山農場》、《貧賤夫妻》、《奔逃》等，因同姓之婚經歷的生命磨難為背景的文學，他們以同命鴛鴦的真情摯愛，見證同姓之婚，他們極為艱困的現實中，卻一再遭逢人生的重大考驗。戰後回到家鄉，剛剛斬露曙光的生命，即遭形同絕症的肺結核，奪走財產和健康；好不容易從病魔手裡死裡逃生，健壯、最能夠為他們的婚姻

作見證的次子，卻不幸夭亡。層出不窮的生命磨難，不但沒有把他從現實生活中打倒，也不影響他對人生、生命真摯而堅定的信念，始終依然保持他對生命的崇仰。

在他的生活和生命面臨最高苦難承載的時候，他的筆下出現《笠山農場》裡的饒新華，《菸樓》裡的蕭連發，《老樵夫》裡的邱阿金，他們都是把生活當信仰的誠摯的生命信徒。鍾理和發現他們，將他們視為詮釋生命的典型，等於證明鍾理和與他們是相同信仰的生命信徒。鍾理和是一顆苦難磨亮的生命寶石，他把生命寶石化作文學，照亮人間。

▼位於高雄市美濃區的鍾理和文學紀念館 / 國家教育研究院提供

